露書

露書卷之七

莆田姚旅園客著

雜篇

神明者正直之謂甄異記載章沈同一女子被錄天曹主者乃其外兄女子脫金釧託沈以與主者乃得還又續搜神記載徐[illegible]病死云爲吏所持見人多行貨得免因嘱起將婦臂上金環去以與吏明日亦還世人作惡猶謂幽有鬼神若神鬼亦要錢是明赫之府與稗俗無異誰復警畏耶

正直者方得爲神神異記載陳敏許宮亭神銀杖後以鐵爲幹以銀塗之神降巫宣教投杖水中送以還之又云欺筏之罪不可容斂舟遂覆按此神計利之心與世人何異且覆其舟寧非世悻悻負氣者流乎昧心罔有鬼責而索索至是何以稱神

搜神記云郭巨兄弟三人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令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供給養妻產男恐妨事親又恐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乃鑿地欲埋兒夫有母在以錢二千萬獨不可

留數千爲埒地耶至傭賃以給又欲埋兒此皆矯枉過激飾行害理之大者焉得爲孝乎不然則傳者之誤也

劉伶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人以爲達余以爲生趣旣畢腐骨何爲失夜光而顧桂槓厚螻蟻而薄鳶烏矯枯俗情烏能作達

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若妻生子亦可謂爲官舍所生遺而去耶蓋矯俗之過也但矯清勝於不清矣

道子問西土所產之美張天錫對曰淳酪養性人無妒心先是天錫遣劉爾潛弒玄靚而篡之位此不爲妒耶亦誇言不慙矣

文中子集載關朗爲文中子曾大父彥與著遇夬之革斷國運之盛衰了了在目矣復斷文中子之生謂在丙午豈非以乾之變爲離乎後文中子生於甲辰不知互卦上乾之爲甲下巽之爲辰也亦千慮一失矣

顏魯公平昔詩文皆可喜獨不喜其詩後見其與僕

射爭坐帖則孤松映雪明月瑩珠蓋魯公有意於書此獨以無意得之

蘇長公觀醉道士圖獨畏執杯持耳者酒以合歡酒政太苛誠爲惡道然紅裙雜坐酩酊苦難亦須執杯持耳方有意趣

米元章非有潔僻有潔態耳韡經人手洗之至敝飲食之類有甚於韡亦必不經人手始爲眞潔不然當洗腸刮胃矣汪仲嘉有潔性無潔趣仲嘉好男侍兒如炭引之同榻有何趣向

柳永字耆卿崇安人工樂府官水部宋仁宗曰此人
任從花前月下淺斟低唱豈可作官遂流落不偶
死之日家無餘貲羣妓合金葬之郊外每春月上
其塚謂之吊柳七夫生爲人主所忌死爲羣妓所
憐佚士也亦佚事也况花前月下淺斟低唱神仙
之樂也鍾離所謂天下都閑散也何必纓緌冠帶
耶

禮記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盍野夫黄冠也劉㭊
採藥遊名山詩道士貴黄冠則指道士矣文丞相

欲黃冠歸故鄉意若以得爲田野之夫足矣世皆
謂欲爲道士殊無意謂
鳳凰之瑞率以爲太守事然荀䫉爲榆次令鳳凰集
其境王阜爲重泉令鸞鳥至學宮則邑令亦可用
鳳凰事矣且太守事槩稱黃霸不知秦彭轉潁川
守亦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也
製錦槩以爲令尹事矣第傅亮讓尚書僕射表云敢
駑傷錦備之前誥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不
惜美錦令臣製之北魏李延寶除青州刺史曰使

夜行罪人栽鍼萬里則用事政不必拘拘也

抱朴子曰行炁者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故曰仙人服六炁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徐景休則云春夏據內體從子至辰巳秋冬當外用從午訖戌亥又只辨四時而不廢午後矣參同契云子須右轉午乃東旋又只辨左右而不論四時矣是二說皆參同契之病也

吾鄉林三教先生周天之數云法天左旋叅同契則云子須右轉午乃東旋則陽入陰還之說也不但左旋矣又云卯酉間隔主客二名別卯酉脫胎爲沐浴且宜住火養元根之說也此皆火候之訣必不可越者吾儒恐不分火候矣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人頭向天其屬之天乎草木頭向地其屬之地乎鳥獸頭橫植其缺五行乎

飛禽有耦地禽多無耦草木亦多無耦惟銀杏有耦若無耦則須照影而生

金鯽以盆為國以水盈縮為荒熟終日行走不出只尺之內

蚊以高樹為樓閣以豐草為茵褥夜飲清露甚適也乃喜嗜人而糜爛於掌股

掛席傍門以蔽斜陽童子請解維乎余招以附舟童子曰此死船耳不見行走余答之曰爾在舟中不見舟行若在岸上自見之矣童子曰岸在何邊余

答之曰回頭是岸

怒峯飛瀑是愁苦離亭

近余居有岳公祠長松蔭道嘗秋夜與游宗振踏月

祠傍松陰滿地涼露侵衣宗振曰家家厭睡此景

惟我輩獨得若活七十年亦可謂百四十也

庚子除夜泊舟白帝城下縱飲口渴命童子汲江水

飲之味甚醇甜中冷惠山頓減聲價豈以雪消日

暖醞茲神品耶

半月泉在德清城北水清而味重蘇長公倅武林請

假來遊題詩其上云請將半日假來遊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余亦有詩云半規禪定水七尺珊瑚竿欲釣水中月來從松杪看一僧求書書此與之書未竟范東生曰此半月泉詩乎

壬寅冬為開之遷父葬武康山中余適客翟明府許同往竹隱寺看過縣前橋余指之曰此餘英溪也六朝諸沈居此時沿溪種桃李花落溪中麗目可愛故曰餘英開之曰待余教授於玆從遊者令種桃溪傍不數年可復舊觀因循三載開之下世

語在人亾言之妻惋

王百穀作生域白馬澗因有三勝古梅古松澗水潺湲可聽後古梅漸次枯盡松是鄰人物所作薪售之不聽余乙巳秋欲往看趙凡夫謂二勝不存矣余猶欲往張巽度曰即今秋冬之際澗水亦竭矣

臧晉叔曹能始同往淸涼山看殘雲寺前有大樹謂諸同遊狀之已而曰積錢隱人此亦可隱余辟之曰櫟社之樗其大蔽牛晉叔曰此亦可蔽人

臧晉叔同登石頭城指江北諸山曰此八公山也余

應之曰八公山在壽春何以在此後閱志始知有
飲者八公隱此非淮南八公也
曾能始同在葉衛父閣看殘雪指假山曰此是真山
佳否余漫應之曰佳於心終不安已而翻然曰若
真山者安得佳
入閩者多苦浦城山路余謂之曰翠嶠含烟絲朴如
染野花冬麗異鳥時鳴三里一亭五里一琖于山
翡翠而爭飛澗水管絃而競奏家園之遊不樂於
此

屠緯真欲挂冠有止之者緯真曰吾耳邊已聞太湖水聲活活

夏何能尤廣遊楚新化道中見孤巒五采麗如宋錦作詩云誰說書生行路難楓巒如錦向人嫺當年傳食諸侯者未必秋風到箇山

陳爾鑑大行遊武夷歸與余談一貴人列騶從擁欽差牌上接筍峯因相對一笑後閱韋應物詩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始知凝絕不獨今人

倡卽佛也以能濟人又能破人慳吝

有與衣悅伎者或譏之姚子曰是人不以衣故累其眥次是自能得趣者其視紈袴者爲之猶賢乎已

昔妓王弱蘭雅虛公且適有微嫌坐上脈脈不相語王簪頭有鷺余誤以爲鴛問之曰鴛鴦應雙今單何也王答曰鷺鷥也余戲笑諷之曰亦單鷥耳王不覺泣下蓋單鷥者單思也適觸其非相思耳

張鴻父謂李輦卿曰當買數妓可驟致富輦卿曰寧遽作此余戲謂之曰今賣香者皆籍劉鶴顧春橋之名汙名不避祇爲厚利耳

壬寅後詞人各挾一妓夾秦淮而居吳皐倩侮子馬

湘纖下世或者謂天女散花兩人作羅漢矣以皐

倩爲第一尊子馬爲第二尊洪仲韋體贏曰第三

尊必我俞羨長與爭羨長有雪豔仲韋有劉二也

一夕在許無念席上有述以告余者余謂胡可復

挾兩妓當讓他三尊次早報可復證無上果同輩

相駭以爲異可復二妓爲陳大及大妹采采

王弇州謂羿能射九日其妻嫦娥竊羿長生之藥逃

入月中羿獨不能射月於理相倍因作詩云不信

雕弧摧九日却留明月隱嫦娥余謂此弇州癡語也羿非不能射月懼内不敢射耳

李宗衍東家伎不令人見余謂之曰山女插花有情不減西施西施毛嫱何與我無情覩之猶木偶也

陳善化爾官携俊童戲予流盼余謂之曰既種名花不得不與人共賞

喻秀才叔虞能相地至閩訪管觀察曰使我此道行我不訪之矣余戲之曰足下乃欲自耕耶

喻叔虞與甘監司厚善有欲屬喻者見喻貌不腴遂

他屬翰聞而嘆曰彼未見吾廋耳何遽窮我余戲謂之曰皮相賢者不免於小人何尤

洪洞邢性之攻古文辭既謝諸生邑令尹與來往其附鄉紳上壽也署銜生員不便遂稱禮部儒士後以不韻改稱山人予戲謂之曰宜稱廣乘山人兼禮部儒士前洪洞縣儒學生員邢某廣乘其邑山也

米仲詔家童有下紅者中翰吳文中謂已嘗病此醫治皆不效後驗之內痔耳一藥而愈則此不當問

内科當問外科余劇之曰亦非外科中書科耳

程用貞社集諸詞人而席多糖果焉間奇云何多糖

余答之曰欲作唐詩耳

夏何能金陵僦居小齋買花數枝顏以賃春董茂文

北部謂古只有賃春賃春自何能始佳甚何能太

學生也余故調之曰原賃春何能錯認爲賃春耳

客京師寄居承恩寺北廊曾元贊太史見過見其寂

靜云栽野竹數竿即同仙人矣余答之曰仙人固

難只學得輕身似仙人耳葢以長安米貴也太史

爲失笑

臧晉叔謂澤室寄命撲滿不肯積書即積之子弟狗馬聲妓又不肯讀貧士欲讀則四壁徒存緗帙不備即有書盈箱又瓶粟罄營志餒心煩對書如粗糲食不下噎有書肯讀惟曹能始一人年復正茂抱巨海以納衆流惟恐無書以塞其志余少時雖喜書籍而未嘗實事雖喜涉獵而不甚經心今曦馭漸移若光難返每憶其語悽然斷絕

藴璞著心經注名之曰鉢柄鉢不宜柄喜之者或以

便於把捉今世爲之鉢柄者多矣其喜鉢柄者亦多

焦弱侯家居不即起或謂所著養正圖未經　御覽而私進於　太子人以是薄之後讀澹園集載進養正圖疏則經　御覽矣覩面之言猶不足信千載之下又當何如

薛助教敷敎　方正蹇澀仕途在鄉常步行一日過王百穀又欲看一友問所居王曰與人自知薛曰弟無輿王曰弟有輿令送去薛曰弟不慣乘輿旣別

去王曰身既貴何自苦若此余應之曰不勝金陵
游客乎王大笑蓋先是余嘗與百穀談金陵游客
囊中不必有錢出門必乘輿作貴人狀故也
播州既平或問數萬人並羅鋒鏑豈生命盡然與答
之曰命也命繫於君有天時焉有人事焉請以匏
喻方匏之結實也如斗如盂如盌如甕纍纍不一
本根一斷而併日盡枯此人事也背秋涉冬嚴霜
夜零其如斗如盂如盌如甕者亦併日盡瘁則天
時也有宋之末天時也播事則人事矣

齒牙既疎食物一塞不剔夾棍余顧瀆子庚取科道

拜帖來及至則剔牙棒也客與其名余解之曰立

解嚴刑非臺省之權力不辦此

諸人方談古器余戲謂之曰有兩件小骨董未見下

落諸君何不試尋或問答之曰周九鼎秦金人

太祖龍潛時與隣陳四漁四戲以魚罩罩聖躬後問

所漁何地四意欲爲恭乃謬云烏龍潭　太祖善

其對授以戶部江西司郎中嗣後戲呼本司官爲

漁長方子及先是爲此官乙巳暫能始集諸詞人

於烏龍潭登高酒酣席地劇談予及舉此以自嘲

屠長卿與徐茂吳不協嘗謂余曰茂吳日夜望我死我今署詩文纂我死彼署之矣

祝無功處人如甘草人亦嚮慕之故能薦引寒士比被察吳非熊曰金陵失一大鑰匙已

屠長卿長齋自謂不近婦女諸人在西湖戲晚宿昭慶寺憑閒之扃一妓與長卿同榻及曉問妓妓云彼摔被自眠殊不顧人衆討寒凍奈何長卿不覺云彼束綿半臂衆失笑

吳元翰醇謹不喜狎人謂吳孔子一日許伯倫嬲之青樓比酒散諸人謂明侯我以纏頭來次日諸人故不至元翰初過不便去青亦蹴促之曰爾輩速我於火坑遽以水來救

黃季父玉長公嘗贈以詩今刻稿中作黃季文季父殊怏怏余解之曰君名懋宣字季文亦可何不云一字季文篆之石章乎季父甚喜後胡長白刻稿所贈余詩多誤作桃園客余謂洪仲韋字可改姓亦可改乎洪曰桃園客佳

蕭俗有不快者輒曰乏九成餅煎湯服謂低餅銀可以解病耳余在建溪偶𢗅戲謂王宗㦸曰豈乏九成餅煎湯耶王答曰君服湯以藥渣貽我

余入楚携一蒼頭王宗㦸戲謂余曰此佛脚也問之曰急時可抱

胡䋲武司農招予集朱元介少宰問園是日余乍痰少宰問故余答以昨寒穿紗衣所致旋而余蒼頭在余背立少宰訝問此爲誰余轉視曰余僕也少宰遽曰此即紗衣

吳元翰謂鄭翰卿爲鄭蛺蝶人問其故曰翰卿轎挑幃身重重裁衣道邀余飯進門從者始市束薪升米猶之蝶翅文彩有餘而身分太小矣

史憑父直指閩中重青烏家乎答之曰重之第見布衣墓出公卿希見公卿墓復出公卿直指曰德可修福不可徼也

朱仲成觀察云其祖曰還久者別駕東昌署堂邑篆邑有胡馬蟻者名某作文過思每難入彀一日蟻塡蒲睡牀僕方舉火焚之胡駭問僕語以故胡曰

物命也聽之後胡秋試每舉筆蟻輒聚筆顛令不能書胡歎命薄因擲筆假寐遂睡熟比過午守舍軍促之曰遲矣胡忙迫即信手寫去是科中第人因呼之曰胡馬蟻

庚午福建場詩經題是蟋蟀在堂將塡榜聞蟋蟀在卷中鳴舉之爲謝杰卷因去朱廷揚名而塡謝遇合豈有神耶

林紹用父善春秋與鄒德溥爲名交癸未會場春秋多昧旨紹用趨問鄒鄒初託不知比行憐其貌呼

問之曰汝閩人識林繼志乎林答父也鄒曰如是則通家也即授以首出場繼志束裝促歸曰吾尚懵然況孺子紹用答以吾遇鄒君繼志曰如是即入彀矣揭曉果入彀

焦弱侯博雅且善講學久困場屋己丑楊修撰起元分考於場中尋其卷初得一卷曰非也再得祝無功卷曰初場似矣第後場不博最後始得焦卷因謂前二卷皆講學者并取之祝無功謂予講學未始不利

顧太初負重名丁酉葉進卿主應天試比折卷不見
顧名謂此佳士試尋看所制甚佳爲一老學究
塗抹之矣即取前列儻非顧有夙望明珠沈之海
底已
萬曆庚子浙江秋試外簾閱封卷錄九十名欲以驗
內閱閱竣廉憲李本寧公嘆未有元卷上虞尹胡
君直公曰某所閱一卷可李閱之亦賞嘆取二三
場閱之曰此眞元矣則來宗道卷也比揭曉來僅
不入格至癸甲連捷人始服二公知人

癸卯浙秋試士上虞尹胡公對黃節推景星曰浙中書經名士來宗道賀萬祚兩人也倘在房中而失錄者場事畢罰一席爲西湖主人比折封二十一名賀在胡公房錄之矣黃以目語胡作喜狀五十二而來君亦在黃公房中舉之矣胡因閱其卷猶以不前拔爲怏然兩公之賞識亦可謂精矣

晉江秦伯起名鍾震云爲秀才時不閱時文閱程墨程墨亦不再過目平日只看古文詞賦知友謂之曰必司馬遷主試李杜房考方能入彀第苟得第郎

聯捷矣癸卯年秋試秦自早至晚始作首義自咎不閱時秏致筆枯澀後六篇以迫卽信手寫去天明尚無稿旣投因門已下藏栔鑰復回請謄稿是科以後六作欲擬魁因首作抹勒殆盡屈置十二然卽中甲不出友人評隲

聶直指豹按閩以拔薙為主稱仙遊李御史豸諸陰事李皇甚有為指畫者李乃束繡衣而見懟之曰狐死兎悲聶爽然自失置之

莆俗舊質朴嘉靖壬戌前諸生槩布帽與齊民無別

一生野外便丞過以爲民也朴之五生進城訴諸同袍衆譁俟丞旦日廟謁持膏藥如面大數丞面丞于思一時難揭去因共毆之令護丞怒欲治狀令姓某故畧諸生因聚家丁圍令宅三匝欲窮其貨縣與驛項背相倚有婿令者於背穴墻出其貨於驛屬過客順去令旣空居始治激變狀諸生相率訴諸當事當事詰之曰令父母也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何故訴令諸生答之曰令南面而治我吾君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當事爲憮然

從伯諱文偉知新寧府德清胡公友信知順德粵西伍某知新會入省參謁三人每聚首湖獨與從伯談論古今新會内不㤗新會無善政婣視蔣選部欲拔無自以屬于同鄉張直指按粵粵人問之新會云有善輒爲胡姚所構直指銜之順德有海直抵城下賊常夜猝逼城胡因令訟者載尨石填海以抵賊塡可二十里順德賴以安堵胡家故富每催科不及格即從家取資足之後考績畧此二事直

指考之曰善地利未必得人和善催科未必能撫字胡頓足立斃先伯後亦以他事中去

屠長卿宋西寧侯以九日西山事有妒而螘之者長卿去諸詞人餞之盧溝橋屠問余宗漢曰西寧侯與僕還往每譏君必預易內之事信有之乎宗漢曰青天白日之下誰敢爲魍魎魑魅

從父新寧公上公車在長安街見老翁賣人作父者行人聚觀旁笑曰有買子寧能有買父者乎不數日一萊傭者迎歸養之萊傭家有百金少喪親夫

妻孝慕不減丁蘭又虔事神神故授之意叟入門即病孝養半載已盡所有夫婦因謀鬻身以終之稟命於叟叟命鬻所居買車載已回故業叟家資故百萬有子不肖去家半載其子已費數十萬因與子中分載入長安就賣萊傭老焉叟蓋智人也

甲辰有人載一女子手纖足小顏色妖麗至金陵上新河賣之一太學納百四十金得之定情之夕一男子也訴之朱侍御侍御曰從江上來何從跡之又一太學見之願以八十金與求此生反不忍舍

之巳

吉道人父秉中以給諫論嚴氏廷杖死道人七歲爲任子十七與客登虎丘適上海一宦家夫人携諸婢來遊一婢秋香姣好時道人有姊之喪外衣白衫裏服紫襖絳裙風動裾開秋香見而含笑去道人以爲悅巳物色之乃易姓名葉昂改衣裝作窶人子往南宦家鬻人鬻身爲奴宦家見道人爛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習舉子業道人陰教之二子益愛暱道人道人一日求歸娶二子因留之曰爾

毋歸娶我言之大人爲汝娶道人曰必爲我娶者
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所須也二子爲力請卒與
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襖絳裩也秋香疑聊良
久曰君非虎丘少年耶君貴介何爲人奴道人曰
吾爲子舍笑目成屈體惟予故會勾吳學博遷上
海令道人嘗師事焉甫下車道人隨主人謁令旣
出竊假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弁訪道人道
人外父白方爲吏部郎令問起居甚悉旋道人從
兄東游其僕偶見道人急持道人歸宦家始悉道

人顛末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道人道人名之任
字應生江陰人本姓華爲母舅趙子

張幼于之父任俠嫁雛家有大鼓一面鼓面畫花迺
唐伯虎筆

吾鄉李明府頗豪賓史孝廉性嗇欲召客而怯李因
計於內內曰李多早至以芋饜之可得減省史加
敎李悟其意是日故快嚼漸及隣席史益駭囑詰
之李紿之曰謝君進芋故開胃進食史驚惋疾趨
呼內曰後必不可以芋款客開胃進食物也

趙城劉秀才暱一妓妓詣與親後暑夜閉門睡劉潛入其室覘之妓方與夫狎夫問我親乎劉大親乎妓答劉大以錢親耳劉始詬忿

洪洞秦秀才暱妓玉梅郎有公事將藍衫至其家便脫藍衫爲推磨以爲常後玉梅兩眼翳秦自謂舊情猶日至其家奉湯水一日秦在牀前坐妓以爲夫耳遽問秦家無廉恥的去未秦答曰秦家無廉恥的尚在此事汝嗣後始絕不聞問

姜督學行部多面定優劣時文字多至千字仍有套

字如知行分股之類姜一切裁禁試閩縣時一生
作可四百字寸咎之中失檢套語姜閱畢署一套
字生遠望志云文字未有如我短者乃云太長

李郡丞宜春初爲諸生即博古貧而授經富室託書
鄉禁未應大書防盜二字李公用禮記書之曰坊
盜里中大哄謂秀才不識字富人遂謝之歸

湖州家置花舫必架屋水中以棲此舫免就風日何
叔度云一鄉紳指船亭曰滕王閣序云飛閣流舟
寫景宛然同遊爲忍笑幾欲腸斷

跡篇

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𠂆橫山注在烏程南橫衡古通用今按章元禮先生舊居之後有小山曰衡山卽其地也章公別號衡陽以此

沈麟士武康人隱餘不吳羌山餘不溪名在今德清縣孔愉封餘不亭侯卽此吳羌山在德清城南以吳羌隱此得名薿麟士里中之溪山也今詩紀作隱餘于吳差山卽詩羌山中亦作差山中麟士未嘗隱餘于餘干亦無吳差山

卞和泣玉荆山或謂在南漳在懐遠矣但攷之蔡中郎琴操卞和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兮精氣鬱泱谷岩岩兮中有神寳灼灼明兮穴山採玉難爲功兮按沂水出蒙陰艾山經沂水縣西又南逕諸葛城王祥墓至沂州城東小沂水入之又南經郯城西北至邳州入河則和得璞之荆山要當在其間今沂州西南六十里有荆山不識是否若在襄之南漳濠之懐遠安得悠悠沂水經其下耶

汝寧府輿圖有天中山云山在天地之中故名載山

在城北余過城北極目平地並無突兀安得有山

豈古以稍高者卽爲山耶

洛陽北邙山自狄梁公橋視之地高數尺一隴耳若

登其上亦平地耳塚纍纍故在蓋江以北寡山平

地稍高卽爲山耳

青州雲門山壁多瓦礫及海蚌之類或云刼灰中舊

物也

點蒼山爲大理府後案山中六月猶積雪城中樓居

往往見山六月輒開窻看雪兩都夏月賣冰大理

夏月賫雪皆異境異事

建寧府都司內有石壁壁有風穴夏出冬入大暑坐其傍令人挾纊

孝陵衛觀音寺觀音座後壁一石方一丈六尺餘大士背石坐倚視之大士眉髮正暎其中如對鏡然

陝西藩司堂後有定官石一片色黑云隋唐時落星石也初在鄠縣至唐移置府城九耀街舉子多以鐵釘釘之以卜中否釘故在今移司中云以釘釘之官淸者入否則不然故日定官石石首篆此三

字

九鯉湖山上一巨石危立石上一指指之輒搖搖不止努力推之反屹然不動

丁司空濬河於珍珠橋竹橋之間得石山於河底高若干丈上有字云宋某年臧茂叔游此勒是必園林之物久而在河底高陵爲谷耶

青州東門外有兩大磚方丈許不知是何時物

秣陵問牛山寺人無知者六朝事迹謂在謝公墩之前似矣以荆公詩云我屋公墩在眼中又荆公捨

宅爲寺非在墩前而何第半山者因自城東門至
鍾山正得其半也古城東門在今大中橋謝公墩
反在城內西北與自城東至山居半之說不合矣
顧太初侍郎客座贅言云大內東長安門外銅井
庵傍有半山里即半山寺舊址最得之然謂中有
一墩即謝公墩又恐未必然何則今址寺與墩爲
一處者皆泥捨宅爲寺又泥我屋公墩之說不知
云自城至山居半者荆公每游鍾山自居宅出城
至此適得其半必另有別墅暫憩之所後捨爲半

山寺耳非捨居宅爲寺也故余以爲墩自墩寺自寺不必牽合爲一處也

謝公墩在冶城後李白詩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是矣第今人謂紅土山卽謝公墩則非六朝事跡云寺後有謝安墩其西有土山曰培塿乃荆公決渠積土之地陸放翁親游其地載在入蜀記亦云然則土山自土山謝公墩自謝公墩也

六朝事跡云謝公墩在半山寺後土山在半山寺西及紀東山又云上元有兩東山一在鍾嶺爲劉勔

所隱一在崇禮鄉土山是也謝安于土山營築以擬東山今去縣二十里按今之土山在古邑城中事跡云去縣二十里豈更有一土山耶

屠長卿金陵八詠其一爲蝦蟇陵詩云彩毫金粉各成行南國風流總擅場芍藥朱欄浮夜月芙蓉水閣映初陽客來簾外題宮扇馬到花間踏殿香今日凄涼陵下路霜高平野散牛羊又金陵道中八首其一云龍盤山勢入青天六代豪華逝水前香散蝦蟇陵下路行人車馬踏平田按秣陵有蚵蚾

磯長卿以爲蝦蟇陵誤矣蚵蚾磯即宋齊丘使人誘沈汪台符所蝦蟇陵在西安府城內葢董仲舒墓人稱爲下馬陵訛作蝦蟇陵也但蚵蚾即蝦蟇易誤耳

留都午門前有數尺地不生青草云方孝孺受刑處

荆門州南行四十里曰麥城杜預攻此設驢城磨城而破之卽其地也其地周四十里土皆黑土人以雲長走麥城遂謂雲長因此作家訊畢覆墨水於地因而土黑訛其名曰墨城夫一硯墨耳安能黑

四十里之土誠野人不根之言也

曾國孔林泗南洙北上無烏巢下無荆棘

泰安州古爲博邑所隷有嬴縣季札葬子嬴博之間即此

嶧縣東三十里有石門庄相傳爲子路宿處

嶧蘭陵城古魯之次室邑昔次室女倚柱而嘯次一作漆

去費縣五十里有接輿社云接輿歌而過孔子在此後因以名社

前塘北之北往皆人居後漸烟散化爲玄宅從兄允

可一圍據其趾曾開地取土入地數尺即有磚漫

凡三見亦陵谷變遷之一驗也

慶都縣城南河涓涓細流雖隆冬不凍土人稱爲溫

江河以地脉溫耳旣曰河又曰江儒履鞋意也

應城縣西南六十里有溫泉上池石體囊米其中頃

刻可熟南十餘丈爲下池泉出土中熱不可浴引

水向南以石甃坎而浴兩池苔草青青魚蛙跳泳

於內若以他處投之卽糜爛矣

重慶府入合州可百三十里江邊爲溫堂寺殿後有

溫泉冷泉泉源相去尺許西源冷如秋霜東源煖氣蒸人分流殿兩傍而合注於殿前石池池中架石橋橋下羣魚聚焉以水溫冷適中耳欲觀魚則寺僧持竿驅之始勉一出魚長尺有只容貌頗不佳寺名崇教古名錦雲以在錦雲山一名相思以山有相思崖因有溫泉俗呼溫堂寺

嶧縣北六十里有滄浪淵即孔子聽孺子歌滄浪處

嶧邑滄浪淵旱禱則雨禱者以缸置淵趾水自缸湧即雨俗謂之聖雨水

泗水縣東北有盜泉相傳謂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卽此

關中王孫長房招予遊曲江不羈宗侯謂曲江昔時掘地三尺卽及泉自嘉靖末年地震後十尺始及泉昔時冬無青草地震後冬且原草芊芊不殊春日驗之信然蓋地氣漸煖耳

櫻桃渡在德安府城西南三里許往見太守王璽詩云樹裏人家半掩扉風光彷彿武陵溪行人欲渡傍花語乳燕飛來隔葉啼兩岸瞑烟分野色半篙

春水亂雲泥漁翁向晩醉村酒長笛一聲歸路迷
令人心豔而幾欲縮地比問渡日芳草兩涯蒿萊
觸目不覺興味索然

餘不溪在德清城東門內孔愉放龜餘不溪即其地
今有祠溪干不育拊花蒂也六朝沈氏沿溪種桃
花落溪中故云餘不一說不音浮謂此處水清別
處則否至今土人繰絲者皆操舟至此載水濯絲
獨白蜀稱錦水此可稱絲水

章元禮先生宅在德清東二十里齊消山下宅之東

爲蠡湖湖南行十餘里爲蠡山山上祠范蠡西施云蠡携西施隱五湖卽隱此湖寬數里其中島嶼星布正合蠡種魚經之法今島上往往人住有桑麻雞犬之聲風趣何減桃源

草堂前爲百花潭潭實在錦江中潭水稍深於上下上下水比潭中水皆輕四兩想潭底有湧泉味獨醇釀耳成都烹茶者皆取水於茲

海水皆鹹蒲巖潯山下海中突開一泓水獨清冷

井水多鹼去余家數武曰孝義井雖在人居之間而

水獨甜洌可與惠泉爭價取以烹茶色味俱佳汲
者無虛日

蕭延壽橋南行不數武一井八角曰徐井云是徐狀
元所鑿中界石梁梁左右水一瓶輕重較爭四兩

金陵鑾駕庫迤東有銅井庵庵前銅井以銅為底蓋
下通大江井中水如鼎沸魚鱓隨水上下可謂浪
井矣

秣陵吉祥寺雷從地奮遂成一井井泉味獨勝今謂
之雷泉

京師安定門外有井曰滿井者水只平井口亦溢數尺水亦加長加所甃而止近加石楫水復適楫而已蓋汲之不減不汲不增且能隨意高低故曰滿井

去京山六十里曰接官亭農人方可耕地失足視之一井二口井上磚篆漢飾圯井傍篆五九百年方可來淘

平都山閻王廟中案前一井其深不測欲看者燒紙錢擲井中於火光中觀之謂下有海眼故多歷年

所而灰終不滿

泉州洛陽橋望之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之云先是入番船壞有人得岛見巨蟒夜出有光如晝因挿刀穴口蟒出爲刀傷性急直奔胷破腹裂遺下明月珠纍纍其人既歸遂得巨富隣初未知後覓富家女爲婦富家翁並其誕妄因給之曰余女爲渡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埒卽嫁女與之其人卽作橋布金俗因呼爲娘子橋

學宫皆祀孔子滋陽惟祀顔子以顔子爲滋陽人耳

壬子兗守吳汝嶠始建議易之

汝上縣公座下有一池刻石作五魚魚立五方云孔

子爲宰時置生魚於中事得其平則魚各依一方

今姑存古意耳

官署門皆設屏江寧縣地謂是牛穴門前南閣亭謂

爲牛角門不設屏設之則令殊病何有設之者疾

作而撤

青溪小姑者漢秣陵尉蔣子文妹也嘗遇難妹挾兩

女投溪中死則青溪之有青溪小姑祠其來舊矣

萬曆戊戌間有以遊紀載黃觀夫人翁氏死節挾
兩女投淮清橋下見此像相似以爲當時隱其迹
也遂改作節烈祠祀翁氏母子余心不安問之焦
弱侯弱侯云秘閣見書載翁氏母子死節在賽公
橋三屍倚岸久之有以一木共收之者至弘治間
始有以土掩之者賽公橋近馴象街與馴象奴說
合癸卯弱侯倡議於橋傍建祠祀之乙巳猶有新
青溪之祠者

九鯉湖九仙廟每科舉年祈夢者襍遝便者夜輒爲

蜣螂螻蟻轉畫雖烈日終不斷夷人稱爲聖地

莆墓兜地名東曰白水塘塘西畔一澳曰浮嶼嶼上有神宮曰浮嶼宮嶼隨水上下平日嶼與水平比水高一丈嶼亦不沒今有石橋鎖之云水漲亦稍沒矣

莆荔浦一神宇相傳爲僧跡造兩翼相造中開四霤飛亭上覆兩無簷霤

天下學宮皆書明倫堂獨應天府學書明德堂云文天祥手書存其跡

莆港頭有新有社三字為文天祥手書筆勢遒勁翩

翩欲飛云港頭鄭氏有祖學士日順吉者與天祥

友善天祥嘗播遷時至其家欲招以助已見鄭方

牧雞知無意世務遂去

湖州府三字謂趙孟頫書局促無韻嘗辨其非土人

謂愈臨愈失真耳後見謝在杭吳興枝乘謂元稱

路不稱府益了然

吳興城中天寧萬壽禪寺是趙孟頫書謂初在案上

戲書後書終不如因鋸案作扁今砌合之迹猶可

見
吳興創龍寺正殿雖新建然古壁管夫人竹今猶存
惜傍著澗耳
莆陳山頭地名一神官因就額更作於梁上得宋時
曆日及童子做紙一本做書卽上大人孔乙巳詩
高宗嘗書登瀛閣賜黃公度黃居卑隘乃摸刻巖潯
山石上今山上有廟曰登瀛閣本此閣在莆城北
金陵鼓樓及江東門不打五更云江東門地太祖
借之水母許以五更還之故然

金陵鼓樓上二十四鼓以應二十四氣中置大鼓若
太極然西行為鐘樓鐘有四一懸者一坐其傍一
仰臥於鼓樓東一在江邊或曰飛鳴宿食也

牛首山塔西一室門留一竅掩門則塔倒影在卓裙
上因呼倒影塔

秣陵鐵塔倉倉以塔名塔晴夜即有紫氣或雨夜放
光或晴日有彩雲一片籠罩其上蓋建塔之所下
必有舍利吐為光彩無足怪者第此塔久塞不開
相傳謂登之可望見大内　太祖因廢寺而閉塞

近丁未間董崇相爲司農管倉始開之今便可資
登眺矣
天下塔皆圓余所見西安慈恩懷慶東關爲方塔借
懷慶以排馬匆遽未及登耳
今人稱舜崩于蒼梧葬于九疑皆本於史記但孟子
與呂不韋皆在遷前一云卒于鳴條一云舜葬於
紀蒼梧山按陳留有鳴條亭海州有蒼梧山海州
近莒之紀城則舜所葬在海州明矣遷知楚有蒼
梧不知海州有蒼梧遂誤後人矣

江夏東湖驛有梁山伯墓墓傍十里之草人皆以衣帶絲縷盤結如螺謂之結緣則此地之草應謂結緣草矣

漢書高獲傳載獲卒于石城按池州爲吳石城侯邑獲卒即其地今池州城西臨江有培塿高丈許即其墓片石橫勒其傳於墳面獲與光武有舊光武曰欲子爲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也遂辭去其人亦嚴光流而名稍晦於光可謂眞隱矣漢書注云石城在姑蘇西南誤應作姑孰西

南

氾水地名去寶應縣四十里氾音巳村人開土見磚因窮之見一穴若巨屋棺居其中按之袁術夫人墓也開土者次年疽發背死胡玄州國子正說丙辰年事

萬曆二十四年南昌瑤湖村岸崩露一巨槨棺皆楠香木中空無人唯鐵兜鍪一可藏穀一斛鉄牌一上篆吳征北將軍黃蓋墓

秣陵鳳凰臺傍有阮籍墓壬辰李公昭掘地得石碑半段曰籍之墓旋又得半段曰晉賢阮始知此地

爲籍墓後有人窮之多得殉物籍蹤跡多在山陽不知何以葬此楊朗陵鳳臺眺詩云秋徹朋儕杖具游鳳皇無迹剩雲流臺經古詩選十月酒伊高賢辨一丘時謂高賢辨一丘正指籍墓

南陵縣郭外富人開塘見一石槨槨下金作八寶墊之啓槨一金頭甚巨葢古陣亾者葬此富人原萬金因得金見訟家事盡落

郭夔淮陽太康人也天寶中避亂汝陰與夫人馬氏同葬於潁州城西八里鸞翔鄉今其地名雙塚張大司馬云爲諸生時居民張繼贇掘壟得古磚二

徑二尺許、刊行書大字遒逸有晉骨云吾居此宅千年後有張氏爾長壽破吾宅者不吉一小楷書云淮陽郭府君記府君即冀也大司馬爲文祭之磚仍瘞故曈間是年繼寶闔門疫作子四人俱罹官刑繼寶八十四始卒悉如府君所識

莆林母墓唐九牧之先母墓九牧者弟兄九人皆爲牧守其先母喜施日施一道人道人德之指地爲謝云當出一斗芝蔴官母墓在烏石山半據演武場上山原在城外後拓城址遂在城北門内有謂

演武場宜在城外者移之林氏科第輒有作輟因
徙歸故處云墓是獅子穴得操演其勢始備
蔣城北門內有地名後村劉尚書克莊之號後村不
知號以地起地以號起相傳謂尚書家有井疫時
汲飲輒愈尚書厭煩塞之人因謂劉尚書無點水
恩公知人心不歸作疑塚十今延壽山不數步即
有石翁仲碑邪土人皆呼劉尚書墓
章元禮先生舊宅西墻外卽爲趙子昂墓翁仲石馬
具在章公留心草書或謂爲子昂後身

單父西北八里有陳子春墓子春不知何代人俗傳爲三官父云美姿容有學行東遊海岱三龍女悅而適之後各生一子爲三官

太行山中有硨標之曰孔子回車處石路有轍跡云是古跡不數武有孔廟云廟因跡而設但書載孔子之趙聞趙殺竇華鳴犢臨河而嘆曰吾之不濟此也命夫是車跡至河而返未登此山心竊疑之北閣水經注云孔氏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則跡亦太和時修廟因廟而訛言耳

黃州赤壁山下江渚有石碣刻毛寶放龜處蓋世人皆以放龜爲毛寶矣不知放龜者寶之軍人也後邾城破放龜者投水如墮石上視之即所放龜也載之東岸獲免又按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將寶屍流江不出藏詳移告河伯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是證放龜非寶矣

棲霞寺明徵君碑唐高宗御製上元三年歲在景子立其曰景子者丙子也因前代避諱耳今綱目丙子作儀鳳元年本年改元也金陵瑣事云大中庚

于歲立設大中宣宗年號也歷十三年中亦無事
子
金陵解成父諸子從軍陣亾　太祖龍潛時與有舊
因令見其孫孫始能言因名之曰解道朱筆手書
解道二字賜之今筆跡猶存武狀元曰解元者其
後朱匣藏于家
西安城中開福寺有貝葉經三葉每葉橫書梵字四
行其葉如竹籜闊寛三指長四之短者兩葉祇長
半圭僧云唐時物也今天下只有十葉彼寺得其

三[illegible]其

開福寺藏光明禪師惠月所書華嚴經字皆泥銀惟

書佛菩薩世尊如來法天諸字泥金字甚佳禪師龍

西人爲終南山寺僧蓋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

四月八日所書者然此直手跡耳近日釋寶藏在

京師書法華經將竣事數日舉筆即火光見光爲

奇火光佛光也

露書卷之七終